

『致敬国库人』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展示(二)

1985年7月28日

站在银行二楼的过道上,我在寻找着。国库科,一个我听说没听说过的部门。

“你是新来的小杨吧?”楼梯口上来了一个中年男人,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。

“是。”我忙点头。

“我是姚学明,国库科科长。”姚科长对我说:“跟我来吧。”姚科长个子不高,腿有点跛,他走在我前面,头顶上的一大片“地中海”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着。

国库科在二楼最里面。推开门,6张办公桌整齐排列,桌子上堆满了账本,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此起彼伏。

“你就坐这里吧。”姚科长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桌说:“从今天开始,我教你学做中央预算收入日报表。”说完,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崭新的算盘,双手端着,放到我面前。

我打开那本足有5厘米厚的账本,看着密密麻麻的数字,顿感头晕目眩。

下班时,我的后背全湿透了,手指也磨出了水泡。

回到家,我晚饭也没吃。躺在床上,我又想起了姚科长的话:“我们经手的是国家的钱,责任重于泰山。”

1985年11月26日

下班回来的路上,我特地绕道去东亭菜市场刘矮子的摊头,买了3块钱油炸臭豆腐干犒劳自己,今天我终于独立完成了日报表。

下午,我将做好的日报表递给了姚科长。他拿着报表,透过鼻梁上的那副“瓶子底”,从上到下,一遍一遍地“搜查”着我的错。我站在一旁,手心里全是汗。终于,他抬起了头,看了我一眼,

一粒种子,需要等待几个轮回,在泥土里

数过了多少个黑夜,又数过多少个白天

就像在一个黎明的早晨,国库人,躬身前行

悄然无声地,盛开了春天,又收获了秋天

清晨,窗台的月季花摇曳,身影轻轻滑过

迎着光,踏着雾,只为把那一颗一颗的沙石

又低头看了一会儿报表,站起身,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不错,有进步。”

简简单单的5个字,顿时让我眼眶发热,3个月来的艰辛,值了。

1993年8月6日

楼下大厅里的大座钟“当当当”地敲了6下,门外有陆续陆续的关门声传来,我仍然双眼紧盯着电脑屏幕,双眉紧锁。

今年,国库系统开始电子化改革。从分行学习回来,姚科长交给我一项任务,务必在短期内教会全科同志,他不知道,我自己只是一个“半料匠”呢。无奈,只能加班加点地尽快弄懂弄通,自己肚子里有货,才能教给别人不是吗。

“小杨,这玩意儿真能代替算盘?”我抬起头,揉揉酸涩的眼睛,这才看到开丽不知啥时候站到了我的旁边。回头看看,宽敞的办公室里,就剩下我和她了。

开丽比我晚一年到国库科,长得端庄漂亮,我早已暗暗地爱上了她,凭感觉,她似乎对我也有那层意思,不过我不敢确定。

“当然,电脑和算盘比,那是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教教我吧。”开丽说。

“今天我要去相亲呢。”我作势要去关电脑。

开丽一掌拍开我的手:“你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呢,早点把我教会了,科里的工作也可以更上一层楼啊!”

“那耽误了我相亲怎么办?”我作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

“大不了我赔你一个。”开丽可能是感觉说漏了嘴,忙道:“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。”

“不行,我要你赔给我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忠诚(小小说)

□孙华

“你先把教会再说。”开丽脸一红,拉过椅子,坐到了我旁边,右手抢过了鼠标……

1997年12月20日

凌晨5点,我打开岳父家的门,一下子呆住了,屋外竟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夜里下暴雪了。

我是昨天晚上来乡下岳父家的,看到回娘家坐月子的开丽和女儿的,没想到遇上了这场十年不遇的大雪。自行车肯定是骑不了了,回到屋内,我找了一双雨鞋穿上就要往外走。岳母一把拉住我:“星期天,你要上哪里去?”

“要回单位做报表。”我说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雪呢。”

“顾不得了。”我冲出了屋门。

空旷的路上不见一个行人,我踩着齐膝盖的雪,缩着脖子、弓着腰,像个纤夫似的,一步一滑地向前走着,西北风裹着大雪,打在脸上生疼。

两个多小时后,我推开了国库科的门,没想到姚科长已经在办公室里忙开了:“就知道你会来,省分库的报表要按时上报呢。”

一天的时间,我和姚科长一起,按时上报了报表,还完成了全县27个乡镇的财政拨款,确保了教师工资的及时发放。

2008年9月16日

今天是我连续在办公室的第3天了,3天来,我吃住全在办公室。

姚科长刚刚退到二线,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席卷而来,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,我这个新上任的国库科科长日夜守在办公室里,带领大家按照上级部署,将一笔笔财政刺激资金及时拨付到位。

晚上,开丽来给我送换洗衣服。在

我担任科长后,她就调离了国库科。她来时,我正带着我的徒弟周杨忙碌着。看到我憔悴的脸庞和桌子上堆积如山的审批表,她的眼睛红了。

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,手在蓬乱的头发上摸了一下,谁知竟将下了一缕头发。开丽怔住了,我也愣了一下,我的眼前又出现了来国库科上班第一天看到的姚科长头上的那片“地中海”……

2018年4月28日

今天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天。国库业务全面实现电子化了,作为优秀单位的代表,我来到北京,接受总行的表彰。当我从总行领导手中接过红彤彤的证书时,我眼睛潮湿了,姚科长、开丽,还有科里的同事们的身影,又浮现在我眼前。能为国库事业做点事,我感到无上光荣。

2025年7月15日

人民银行经理国库40周年宣讲大会正在进行。

台上,周杨精彩的演讲博得阵阵热烈的掌声,只是他已经过早地谢顶了。

台下,我和姚科长并肩坐在一起,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杨。

“还有多长时间退休。”姚科长捅捅我的胳膊,手捂着嘴说。

“这个月27号。”我的声音低低的。

“你带出了一个好徒弟。”姚科长向台上努努嘴。

“他比我强。”我说。

“你比我强。”姚科长说。

又是一阵掌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周杨的演讲正到了高潮处,只听他激昂地说道:“正是有了国库人一代接一代的传承,才有了国库事业40年的辉煌,也必将从辉煌走向更辉煌。”

“哗……”热烈的掌声,经久不息。

在一幢幢楼宇之间,也生长在国库人的心里

就像那悬挂着的国徽,每一个时刻都熠熠生辉

一定有忠诚,不仅写在数据里,写在表格里

也在那无数的汗水里,在默默奉献里,在敬业里

在青山绿水之间,更在那国库人的眉宇之间

就像那飘扬的五星红旗,都是中华最美丽的颜色

致敬,可爱的国库人

□程立祥

砌成守护经济命脉的长城,只为那城市的天空

充满着烟火人间,有着热闹人群,欢乐与笑声

傍晚,等满天的星星,一颗一颗,逐一亮起

各式各样的车辆汇成光的河流,那是一张票据

每一个交通要口,都要写满安全,是契约精神

让每一只鸟,让每一个人,安心回家安宁入眠

看,一个数字,是迷宫,也是绿意盎然的森林

一页一页的账簿,更似那崇山峻岭的岩层

一切都有源头,有手指的温度,有心脏的热度
蔓延在时间的刻度中,写着为民造福的日常

一定有麦穗,不仅在乡村里,在广袤的田地里

生长在城市里,在一座座桥梁上,在铁轨间

国库暖流里的一束微光

□夏儒卿

来,是汪小芳的来电。她的声音裹着呼啸的寒风从听筒传来:“阿姨,蛋糕卡放您羽绒服兜兜里啦!对了,您理财到期别忘赎回,我帮您算过,放7天通知存款能多拿300块利息。”

挂了电话,我下意识地摸向口袋,果然摸到一张印着雪花图案的卡片,旁边还躺着两包喜糖——她刚结婚,在筹备婚礼的忙碌中,却记得我随口提过的生日。那一刻,建材市场嘈杂的人声仿佛都远去了,心里满是被人惦记的暖意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。外面天寒地冻,气温低至零下五摄氏度,我裹紧大衣匆匆赶往银行参加金融知识分享会。刚进停车场,就看到汪小芳挺着孕肚站在寒风中,远远朝我挥手。她睫毛上凝着霜花,脸颊被冻得通红,却笑着把我引向车位:“给您占了离大门最近的车位。”说着,她轻轻把我的手往她大衣口袋里塞,“暖宝宝给您准备好了,分享会在二楼,电梯我都按好啦。”

分享会上,她站在台前,身姿略显笨拙,却依然神采奕奕。她讲起国库拨款支持盐城老旧小区改造的案例,眼睛亮得像讲座厅的水晶灯:“大家知道吗?咱们缴的每笔税,最后都变成路灯、养老钱回到生活里。”台下坐着许多像我一样的普通居民,听着她的讲述,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库与我们生活的紧密联系。窗外风雪依旧,但屋内却暖意融融,那不仅是暖宝宝的温度,更是她传递出的对工作、对客户的炽热真心。

住院生产期间,汪小芳依然惦记着工作和客户。她产后第三天,特意让丈夫送来红蛋。“小芳怕您忘了赎回理财,

把客户清单都给我列好了。”小伙子穿着笔挺的银行制服,掏出手机展示拍下的备忘录,每笔资金到期日都用红笔标着,旁边备注着“夏阿姨装修款,需提醒滚存”,字迹工整得像是印刷体。那一刻,我既感动又心疼,感动于她的敬业,心疼她在产期还如此操劳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汪小芳的父亲在国库岗位干了30年,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国库人。退休前最后一天,他还在办公室仔细核对财政拨款凭证,戴着老花镜,逐笔查验数字,连一个小数点都不放过。“他总说,国库人手里过的每一分钱,都连着老百姓的柴米油盐。”汪小芳曾这样和我说起父亲,话语间满是敬佩与自豪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,她早已将“为国国库、为民服务”的信念融入血脉。

去年秋天,我在银行公示栏看到汪小芳的照片——她成了支行副行长。公示材料里详细记录着她牵头开展的“国库惠民政策进社区”活动,帮两百多户家庭申请到减税降费补贴。活动中,她挨家挨户走访,耐心地给居民讲解政策,常常顾不上喝一口水。那天,我看见她正在给一群老人讲解国债购买流程,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她工牌上,“江苏银行”的徽章闪着微光,那微光仿佛也照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房。

一个夏日午后,我偶然翻开尘封的相册,泛黄的照片里,汪小芳穿着青涩的工装,站在银行柜台前,眼神清澈坚定。如今,那个青涩的姑娘已在岁月的磨砺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管理者,但她对客户用心从未改变。

她会在每个季度末,精心制作图文并茂的理财报告,详细分析市场动态和投资建议,通过微信一一发送给客户;

逢年过节,除了温馨的祝福短信,还会根据每位客户的喜好,送上特色小礼物——知道我愛喝茶,就送来从她爸爸那儿蹭来的新茶;了解邻居张大爷喜欢书法,便托人带来书法作品历。这些点点滴滴,让我们这些客户与她之间,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业务关系,更像是亲密的家人。

有一次,社区里的李阿姨遇到了购买国债理财难题,焦虑得整夜睡不着觉。汪小芳得知后,利用下班时间赶到李阿姨家,坐在昏暗的灯光下,一条一条梳理问题,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复杂的金融条款。直到深夜,李阿姨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,拉着她的手连连道谢。而这样的场景,在汪小芳的工作生涯中,不知上演了多少回。

如今,我手机银行里的理财账单仍由她悉心规划。电子文件夹里,珍藏着一张扫描版的老报纸截图:2018年盐城首条高铁通车,汪小芳的父亲站在站台上欣慰微笑,这条承载着城市发展与民生工程的历史实践。那画面定格的不只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,更是无数国库人默默奉献的见证。

文件夹最后,是她发送的国库40周年纪念书签电子图片,背面的字迹清晰温暖:“国家的钱袋子,百姓的暖炉子。”看着这行字,那些与汪小芳相处的过往一幕一幕飘过。原来,每个平凡岗位的坚守,都是国库暖流里的一束光。当汪小芳们把“为民服务”融入每笔转账、每次讲解、每回风雪中的等候,那些与国库相连的人间烟火,早已在时光中酿成最动人的温暖故事。这微光虽小,却汇聚成照亮百姓生活的璀璨星河,生生不息,代代传承。

沉默的砝码

□查贵明

父亲的姓氏像块被岁月磨圆的鹅卵石,藏在百家姓的褶皱里。“查”,这个在字典里需要翻到后半本的字,在我们生活的小城总被念成“chǎ”。起初我总替他着急,听见菜市场的摊主喊“查(chǎ)师傅,称两斤菠菜。”,就想冲过去把字典拍在案头。父亲却笑笑,接过菜袋子的手稳稳当当,仿佛那声错误不过是秤杆上的游码,差不离就行。

那时他在人民银行上班,办公室却在老财政局的三楼,窗户正对着一棵老槐树。我放学会等他,总看见他伏在堆积如山的账册前,算盘珠子被拨得噼啪作响,像春蚕在啃食桑叶。阳光穿过槐树叶的缝隙,在他鬓角的白发上跳荡,那些数字仿佛有了生命,顺着他的笔尖流淌进一个格子里。他从不自己的工作,只说每天在跟“国家的钱”打交道。我不懂那意味着什么,只知道他回家总带着一股油墨和纸张混合的味道,手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水印,像一枚枚沉默的印章。

他的沉默像老槐树的根,在生活的泥土里扎得很深。单位门口的考勤机把“查”读成“chǎ”,他刷指纹时听着那机械的错读,脚步不停;社区医院的叫号系统把“查先生”喊成“chǎ先生”,他在候诊椅上抬抬眼,继续看手里的报纸。母亲有时打趣他:“你这姓怕是要被人念错一辈子。”他正在给孙女削苹果的手顿了顿,果皮连成一条不断的线:“名字就是个代号而已,国库的账错不得,人名错个音,天塌不下来。”我曾猜想这些电子产品会不会把姓单(shàn)读成单(dān),姓解(xiè)读成解(jiě)呢……不管如何,爸爸总是三缄其口。

我真正见识他的“不沉默”,是在那个飘着秋雨的午后。姐姐从国外寄来的美元汇款卡在进了工商银行的系统里,手机银行显示“已到账”,可父亲的银行卡余额始终纹丝不动。那时美元汇率像坐滑梯,每天结算时都少掉几块钱。父亲去了三趟银行,柜员换了好几个,都说系统在维护,让再等等。

第三次去时,父亲带了个布包,里面装着工作证、身份证,还有一本磨得卷边的《国家金库条例》。接待他的唐经理泡了杯菊花茶,语气里带着安抚:“查(chǎ)师傅您别急,系统故障难免的。”父亲没喝那茶,把布包里的东西一一摆在柜台上:“小唐,我在国库干了30年,知道钱过账就像水过渠,哪有平白无故堵住的?”

他的声音不高,却带着一丝账册般的笃定。旁边211金融专业刚毕业的柜员小声嘀咕:“可能是名字拼音错了吧?我大学一位同学就姓查(zhǎ)。”这句话像钥匙插进锁孔,父亲猛地抬头:“你们系统里存的是‘chǎ’还是‘zhǎ’呢?”

唐经理愣了愣,赶紧让业务骨干调资料。屏幕上的拼音赫然“chǎ”,与姐姐汇款单上的“zhǎ”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坎儿。“这就对了,”父亲的手指点在屏幕上,那力度像是 在国库的账页上画红线,“外汇结算跟国库拨款一个理,一分钱、一个字母都不能错。”他掏出身份证,国徽在灯光下闪着光,“麻烦你们更正一下,国家的钱不能错,老百姓的钱也错不得。”

业务骨干红着脸修改信息时,父亲摩挲着柜台上的《国家金库条例》,封面上的烫金字已经磨淡。“小姑娘,”他忽然开口,“我们国库有句行话,叫‘沉默是金,准确是命’。平时我姓什么无所谓,但钱过手的时候,一个字都不能含糊啊。”

那天傍晚,父亲的手机收到到账短信时,他正在厨房给母亲打下手。抽油烟机嗡嗡作响,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,忽然笑了:“你看,该是你的,错不了。”母亲往锅里撒着葱花,香气漫了一屋子:“这回怎么不让人家随便念姓氏了?”父亲往灶膛里添了块柴,火苗舔着锅底:“这不是我的名字的事,是规矩的事。国库的账要守规矩,银行的账也得守规矩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年轻时在国库复核组,曾为了几分钱的差额,对着几万张单据查了三天三夜。最后在一张被茶水浸湿的汇款单上,发现收款单位“畜牧站”被写成了“畜牧站”。他骑着自行车跑了四十里地,到乡镇畜牧站核对盖章,回来时裤脚全是泥。“几分钱事小,规矩事大。”他常说,“国库就像国家的钱袋子,得用最细的筛子过滤,漏出去的可能是芝麻,也可能是西瓜。”

我终于明白,父亲的沉默从不是妥协。那是一种重量,像国库券背后的信用,像账册上的小点数,在该轻盈时轻盈,该沉稳时沉稳。他把对规矩的坚守藏在姓氏的宽容里,就像国库把国家的脉动藏在千万组沉默的数字里。那些被念错的姓氏,不过是岁月撒下的细沙,而真正的金子,永远在该闪光的地方,一分不少、一字不差。